

## 第三十回 失金釵梅公子得病 睹舊物陳小姐思夫

詞云：

無限心中多少事，還如春夢難憑，人財兩失最傷情。急向書中翻尋，不見根源，妙藥難醫心上病。只因改姓更名，男女兩地病沉昏，若非恩心相照，險些喪幽冥。

話說夫人聽丫環這一番言語，便說道：「這也是他年少之人欲避嫌疑的意思，以後照前服侍。不要因他有此言語，你們就生回避之心。」眾丫環應聲道：「曉得。」再言良玉在書房一向無事，心中想道：「杏元小姐所贈我的金釵一股，向在任所，日夜不得閒暇，未曾細看。今在鄒府，」並無事做。於是開了箱兒，取出金釵，反復細玩，卻是一支金釵玉蟹，果然十分精美。又想起當日贈釵言語，卻又提起筆，將杏元所贈的詩句寫出來看，不覺掉下淚來，又不好十分啼哭。非止一日，竟連茶飯都不想吃了，不覺慳慳黃瘦，一日重一日。那些送物件的丫環，凡是到書房來，見良玉不是躺著嘆氣，就是依著桌上徨啼。

即問他話，連話也不答應，竟象個痴子一般。眾丫環也只知道是思念家鄉之故，倒也不曾留心。惟有二小姐身邊有個心腹的丫環，呼喚春香，早已窺破機關，又不好當面說破，她只得回轉後面而來。一路上心中思想，早已到了二小姐香房之內。卻不見人，只見小姐在此，便低聲向著二小姐道：「婢子有一句話要說。又不好啟齒。」雲英小姐道：「有話就說，何必做這等模樣。」春香道：「那穆相公終日在書房內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只是哭。只見他手中拿一樣什麼東西，嗟嘆不已。見了人去，他就藏了，不知是何緣故。」雲英小姐把臉一紅道：「他啼哭，想是思念家鄉故土，他有甚麼東西，你怎麼知道？」春香道：「婢子是偶然看見，不知是何物件。等他不在書房中，待我偷來，與小姐看看。」雲英正欲止住她，只見大小姐走進香房，只得住了口，與杏元小姐一同到夫人房中去了。春香見二位小姐去了，便悄悄地走到書房中來。抬頭一看，不見穆相公在內，她便三兩步走進書房。見桌上書史，本本都有淚痕。

用手將箱打開，看見一本書上，放著一股金釵，她就急忙拿了，籠在袖內，遂出書房，一直往內去了。

再言那良玉在後天井小解回來，吟詩一首，道：「惜當年到上臺，依依不捨兩分開。奈因命薄身遭難，來世團圓睹此釵，」吟罷，走到書房桌邊，見書箱翻了些，心中疑惑。

忙開箱一看，不見金釵，心中著驚，忙將書本翻抖，不見蹤跡，心中氣惱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只說見鞍思馬，還可借此盤桓。豈知我命苦，連一股金釵，也消受不起，又被狠心的賊子偷去，真正我的對頭冤家拿去此物，我性命休矣！料我也不能久活人世矣！就死入陰司，遇著了小姐，若說先失了此釵，有什麼臉去見那有情有義的小姐！」正哭得如痴如醉。

忽見兩個書童，捧著飯來，擺下了碗筷，說道：「請相公用飯。」那良玉啼哭說道：「我是不吃飯的，你們拿去吃罷。只有一件寶貝，你們好好的拿來還我，我情願賞你們二兩銀子。」那書童摸不著頭腦，一齊稟道：「相公，你不見了什麼東西，就哭得這等的模樣？」良玉哭道：「這東西是我的性命，你若不拿出來，告稟你家夫人，定要追究。」那一個書童說道：「相公真是書呆子。當初相公未來之前，這書房俱是我二人管的。內中古玩器，也不知有多少。若偷得一件，也值得幾兩銀子。我二人從不愛小利，相公的什麼東西，我們就愛起小利來嗎？」良玉見他二人說得有理，只得放聲大哭。進房就倒在床上，哭個不止。那兩個書童，見他睡在床上，連飯也不吃，只是哭。他二人就在桌上吃了飯，收拾碗回後堂。

再言春香偷著金釵，來到雲英小姐房中。只見杏元小姐又不在房內，便笑嘻嘻地拿著金釵說道：「小姐，穆相公哭的，就是此物。」雲英小姐接來仔細一看，卻是一股金鑲玉嵌的釵兒，實是精巧。心中想道：「此人是至誠君子，誰知外面誠實，而內奸詐。也不知是誰家不顧廉恥的女子，與他情投意合，願結絲蘿，送與他的。如今兩下情意隔離，心中睹物傷情，故此啼哭。」又低頭把臉紅了，想道：「我也不好來管他什麼閑事。」

將釵兒復遞與春香：「恐他不見了要找尋，你快些送去還他。」

春香道：「他此刻坐在書房，怎麼好送去，只得改日送去。」隨手將釵兒放在小姐首飾匣內不提。

再說良玉不見釵兒之後，哭得慳慳不止，竟得了一個思物之症。書童不敢隱瞞，只得回稟夫人。夫人聽得良玉患病，把兩個書童叱了一會，吩咐小心服侍，叫家人忙請醫生看病。診脈之後，說道：「相公此病乃是浮氣多而心有所思，纔成此症。」

寫了脈案，開了藥去了。夫人又叫書童煎藥，用心伺候。又過了兩日，如石投水，全然無效，一日重似一日，夫人見了這般光景；心中十分煩惱。

再言杏元小姐，因見穆生有病，夫人常常愁眉不展，因此二人每日到夫人床前請安。這一日，杏元小姐起得早些，梳洗已畢，走到二小姐房中，卻見雲英小姐還在鏡前梳妝。杏元小姐走上前叫道：「賢妹，今日起得早。」二小姐笑道：「姐姐請坐。」杏元小姐走到妝臺，看見首飾匣內有一股金釵，有些像自己的一般。隨手取來一看，正是臨河北所贈梅郎之物，因放在桌上，問道：「賢妹，這釵兒是你的嗎？」二小姐不好說偷的，只說爹爹前日在任上押信回來的。杏元小姐一聞此言，因想道：「此釵是恩父在任上押信回來的，如此只恐梅郎不在世了，此釵方得落恩父之手。若還在世，此物斷不能棄置。」心中一想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二小姐梳洗已畢，抬頭見杏元小姐下淚，便問道：「姐姐為何惶傷？」杏元無話可對，同往夫人房中來問安。杏元小姐略坐一會，便起身回到房中，倒在床上大哭一場，悠悠病去。

房內丫環見大小姐如此光景，連忙報與夫人、二小姐知道。夫人道：「大孩兒是方纔在這裏好好的，因何回到房中，就有此事？」

遂同二小姐來到杏元房中，問道：「我兒，你因何起病，莫不是今早少穿了衣服，受了風寒？你可放心歇息兩天，包你無事。」

那杏元小姐說道：「多謝母親與妹妹。」夫人又安慰了一會，又吩咐丫環好生服侍，自己走出來，忙喚家人去請本城周太醫來看視。家人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周太醫不在家中，是個外鄉客請去了，明日即回。」已是二日，夫人又囑咐家人快請來，家人走至太醫府中請著來，走到大廳坐下。茶畢，家人說道：「太太有話相請。」周醫生向帘內打一躬道：「晚生不知老夫人在此，望乞恕罪。」夫人也還了一禮道：「請大夫到此，為家老爺奉命進京，請了一位主文穆相公，偶爾得病，不知其故，請大夫診治。」

太醫道：「是。」夫人命書童煩大夫到書房與穆相公切脈，于是來到書房，就在床前，二脈細細診理。

良玉床上問道：「學生此症，先生已看過，不知從何而起？」

周太醫道：「相公此病，乃思慮過分，憂傷于心。」良玉點頭道：「先生高明，果然不差。」面向床裏而哭。周太醫出了書房，立了脈案，開了兩劑藥。家人問道：「穆相公病體何如？」

周太醫道：「不瞞列位說，他這個病症，宜防轉脫。若不變症，方可治得。」眾人又說道：「還要請太醫到後房看大小姐病症。」

周太醫隨了家人，來到後面房中看視。早有婦人扶起大小姐，將錦被圍著，又將帳幄放下。

周太醫診脈，想道：「此症蹊蹺，症候俱是一樣。」又不敢說，只得含糊說道：「大小姐之恙，並無根源，也是想椿什麼物件，故此心神不寧，感于肺腑。只要貴體自己開懷，放下思物之心，不須服藥而愈矣。」夫人著丫環問道：「大小姐之病，所用何藥？」周太醫道：「據晚生看來，可以不用藥，只要自己開懷舒展，自然無恙。」說罷，告辭夫人。夫人同二小姐來到床前，說道：「我兒，方纔太醫說你思想過傷，為娘的知道，你莫非思想故土，以致如此？休要過慮，好好將病體痊愈了。為娘的少不得著人探你父親之事，不必痴痴想念，你自己保重要緊。」杏元小姐哭哭啼啼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並非思念故土。只是一句話說，望母親笑納。」但不知杏元有什麼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